

# 廣東空軍北飛記(下)

李繼唐

## 陳濟棠失機下野內幕

### 機不可失通電下野

民國廿五年七月十八日傍晚時分，我們獲得一道驚奇的消息，說陳濟棠見於空軍全體離粵北飛後，海軍艦艇又由廣州衝出虎門要塞而至香港，陸軍第一軍則更南下越過英德迫近新豐與佛岡，認為大勢已去，於下午四時宣佈下野，命令所屬部隊，一律在原地候命，交由李揚敬暫代，一面電請中央派員接收。我們得此佳訊，欣喜若狂，曲江民衆，亦到處燃放炮竹，共慶和平。發展至此，一場劍拔弩張的情勢爲之不變。假如當時陳濟棠不及時反省，仍執迷不悟，硬要與中央抗衡，彼此以兵戎相見，對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，對國家元氣的創傷，將不可以道里計。陳濟棠爲人忠誠樸實，他出生於廣東防城，滿懷鄉下人作風，他於廣東年來成功的建設，成績斐然，獲得全省軍民的稱頌。只因受野心份子撥弄，舉棋不定，致明目張膽公然反叛中央，及見手下海陸空軍先後脫離他的麾下投効中央，認已回天乏術乃決然通電下野，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，誠不失軍人本色。對日抗戰開始後，他應中央電召，北

上南京參加高階層會議，並曾捐出港幣七百萬元，作政府抗戰經費，此豪邁輸難之愛國精神，不以作海外寓公爲長久之計，普天之下，實難找出幾個陳濟棠這樣的人。民國三十八年，京滬相繼淪於共軍之手，政府被迫南遷時，中央命陳濟棠出任海南島行政長官，他當年總領三軍總司令，坐鎮西南，何等威風，不以海南小島而見拒，臨危受命，此種實事求是精神，更非一般人所能爲與所願爲者。民國四十三年陳濟棠逝世於臺北，葬於北投東區山間，墳墓佔地不廣，兩旁樹木扶疎，墓前遠望，田疇千頃，盡在眼前，他沒有如一般要員死後佔地半山的墓園，但將永遠留給後人無限的懷念與追思。

廣東空軍此次所以能一舉成功，完成驚天動地的歸附中央義舉，消除了內戰慘劇，七月二日黃志剛等七機二十一人之歸向，固給予全體空軍莫大的鼓舞作用，而高階層的內幕活動，實居最重要關鍵。原來在廣州航校擔任氣象教官的張雲，與當年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二人居間搭橋開路，實功不可沒。張在航校兼教官，係自三期甲班開始，每週上課二次，每次二小時，他不發書，

也不發講義，教授方法是由他口述課文，學生自行筆記，由於他說得有條不紊，所以二小時下來，完整的筆記也應運完成。他爲著氣象方面的連繫，常要到南京中央氣象局開會，朱家驊校長亦爲著校務常至南京教育部接頭，由於他們係屬文職人員，所以來往於南京、廣州間，不大爲人注意，至其連絡細節，也欠明瞭，在此不便牽強附會，虛構情節以自欺欺人。

至於陸軍軍長余漢謀，因與中央任職的上官雲相有妻舅關係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其間的因勢利導，自易水到渠成。海軍方面，內情則完全不詳，以本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的原則，謹在此一併敘明。

### 蔣委員長廬山召見

曲江原名韶州，又名韶關，是粵漢鐵路中間站，公路四通八達，當地大部份爲客家人，勤儉樸實，尚保存着忠厚習氣，在路上碰見時第一句話是問你吃過飯沒有。我們在商店購買衣物時，當他們認識是空軍人員後，均以特價優待。我們等候全部飛機補充油料後，繼續北飛，在等候期

間，謝隊長親口告訴我們，黃光銳司令於十七日晚即已赴港北上，這使我們爲之放心。由曲江至南昌，飛機航程約二小時半。七月十九日早，我們照來時的編組，在謝奔領隊的指揮下，起飛後即向目的地南昌進發。經過南雄後，機前左方是大庾嶺，右方是九連山，我們爬昇至九千呎以上，才獲順利通過，進入江西省境。一小時後，贛江在望，如一條修長的帶子，水光在太陽照射下，不時反射過來。贛州、吉安，繼續在機底溜過，不久，樟樹又接近前來。一路我們只跟著領隊飛行，無需顧慮會飛錯航線，所以地面的地形地物，用地圖一對，很快就能準確認定，尤其我們飛機操縱，全由前座周分隊長負責，我在後座只見湖光山色，盡在眼前，比平日之長途飛行，輕鬆多了。

南昌附近共有兩處機場，一在城邊，稱爲老機場，一在城東數公里處，叫青雲埔機場，這座機場新近擴建完成，規模較大。我們一架跟一架着陸後，總隊長毛邦初借總站長桂滄石等人在停機線迎接，和我們一一親切握手，情況熱烈，使我們非常感動，接著招待人員安置我們於洪都招待所，那是南昌城唯一的高級住地，平常縱然身纏萬貫，也不容易住進去的。當時正值夏天，我們住進之後，却發現已無風扇，冷氣更不用說了，所以不斷的流汗，我當時建議不如住在機場，後經多人勸止而作罷。

當晚毛總隊長在勵志社爲我們舉行歡宴，他還特地派了幾位會說廣州話的中央飛行員賴遜岩、周竹君等，與我們同桌兼司傳譯，席間毛總

隊長以走樣的粵語致歡迎詞，大意說：歡迎廣東空軍的英勇到來，今後我們不分彼此都是一家人，共同爲抵禦外侮而努力。同時宣佈蔣委員長要在廬山召見我們，時間約在三數天之後，希望大家去趕製一套空軍白色制服，以應召見時穿着。我們聽此消息，真是又興奮又稱心，因爲我們不久就可第一次看到蔣委員長了。在南昌我們會停留一週之久，大家趁此時間到縫衣店縫製白色空軍制服一套，以應蔣委員長在廬山召見時穿用。廬山位於江西北部，長江以南，突起於星子縣境內，高約二千二百餘公尺，是全國最負盛名的避暑觀光勝地，山上與山下溫度相差十餘度之多，我們先由南昌乘南潯鐵路火車至九江，再由九江登上廬山，是時公路尚未通車，必須步行拾級而登。

我們登山時，每人乘轎一輛，百餘輛轎的隊伍蜿蜒而上，前後一望煞是壯觀。有時一邊靠著山邊，另一邊却臨懸崖，我坐在轎上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深恐一旦失却平衡，即有跌落谷底的危險。所以遇有陡坡時，多人乾脆下來自己走路，讓轎伏也有輕鬆的瞬間，可謂兩得其便。一路上風景佳麗，鄱陽湖不時呈現眼前，遠望湖光山色，令人倍極開懷，烏雲片片，有時又露出陽光，山前山後，常又望不到身影，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確是寫實名言。南北朝時宋謝靈運，唐李白均好遨遊山水，到過廬山，「登高壯觀天地間，大江茫茫去不遠」，就是當年李白對廬山的描述。

我們一百餘人住於廬山招待所，該招待所正

位於廬山軍官訓練團旁。訓練團於民國廿二年即已設立，陳誠爲團長，召訓一般高級軍官，特別着重於軍人效忠黨國，發揚勇敢奮鬥精神，他們每天早上參加升旗，唱國歌，以養成敬愛國家和黨的心理和精神。該團講臺上左右有二幅耀眼的標語：其一爲安危他日終須仗，甘苦來時要共嘗，其二爲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，都是蔣委員長親筆所書，令人望之肅然起敬。我們閒來無事，即到附近遊山玩水，山上私人別墅很多，都是黃磚綠瓦，備極美觀。是時正值夏季，雨量特多，有時且一日多次下雨，但雨過之後，瞬又天晴，其變化之快，令人難以置信。

我們到後第×日，蔣委員長召集我們點名及訓話，蒞會有蔣夫人、熊式輝、陳誠等，黃光銳司令亦自香港趕到，坐於長官席上。我們見蔣委員長威嚴中不失和藹，說話鏗鏘成聲。他說：「你們能不避艱危，以實際行動擁護中央，不失爲革命軍人，現在外侮日亟，日寇藉口事故，在滬、漢、粵、川各地，不斷製造事端，但以國力懸殊，我們未及完成準備，不能輕易言戰，以國家生命爲兒戲，我們要加緊訓練，完成戰備，尤其你們空軍，更要精益求精，以決心與敵人兵艦、陣地同歸於盡的精神，才能保衛我們的國家和它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和文化。」

最後宣佈：「你們來到中央，一律以原階級官階任用，並加發一個月新津，望你們在周至柔主任領導下努力奮發，向前邁進！」訓話完畢，蔣委員長即走下臺來，向我們逐一點名，最後與我們共進午餐。

## 實際給賞十五萬元

寫到這裏，欲藉此機會來澄清一下，就是我們全體空軍人員七月十八日自廣州北飛，投効中央，曾有人以訛傳訛，說當時是以五百萬元為秘密條件，在所寫故事中且活龍活現，如何談判，如何交錢，直如他親眼所見一般，此種道聽塗說之談，不加考慮一番，寫將出來，正式在報章發表，我實在深深不以為然。吾人做事，首先要問明當時的情形加以佐證，不能隨意亂寫，是以表現其情報靈通？或者是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？我在前段已據實報告，蔣委員長當著我們宣佈，全體依照原階級官階任用，並每人加發一個月薪津。假如當時確有五百萬元的秘密條件，蔣委員長不會不知道，似此，他還會再予加薪一個月嗎？而且如果真的上級拿了錢，正如當時的謝莽中隊長說的：他不能個人獨吞，多少會給一些各飛行員罷！當時我們是隊上現職飛行員，又是隊上的中堅份子，如有任何賞賜，本當從下起的原则，我們不會不知道，上級是無法一手遮天的。且中國的飛行員，向以天真活潑見稱，如第一批飛行員廿一人北上，上級會賞賜十五萬元，黃志剛在藍天瑣記一文中就曾詳述經過，公開承認。當年我們於閒談中間過他們，他們都依實吐露真情，毫不隱瞞，這就是他們的可愛處。

在廬山停留一週後，即結隊下山，是時轎夫健步如飛，和登山時完全不同，我們雖沒有下轎自己走路，但也深深體會到「下山容易上山難」，確是經驗之談。我們到達九江時，輪船已在碼頭等候，由九江至南京歷時多久，已不復記憶。在船上除數位隊長係住房間外，我們都在大艙間，床位分上下舖，大家有說有笑，很快就度過了一個夜晚。途中除蕪湖的魚米之鄉曾上岸一遊外，次後船即直渡南京。在下關登岸後，即將我們送至勵志社內，沿途見到國府各部會的宏偉建築，大家均自內心的發出無限讚賞，覺得中央政府在此多年間建設的突飛猛進，顯示中華民族前途的無限光明，當前的工作就是要厚植國力，在中央統一領導下，大家精誠團結，安內攘外，始克有成功的希望。

當晚何應欽部長在勵志社餐廳設宴款待我們。記得廣東革命軍東征時，他是教導團團長，正在梅縣城中李氏淳篤祠內，他們住於正堂，我們李氏學生則住兩側，每日均可看到他在大門衛兵的敬禮聲中進出。是晚見他坐於主席臺上顯然精神依然健壯，但臉上已有不少皺紋，覺得老了不少。他用事先準備好的手稿宣讀講詞，這還是我們第一次所看見的演講方法，席間有多位會說廣東話的中央空軍人員與我們同座，傳譯何部長訓詞的大要和內容，大家以廣東話交談，倍感親切。

次日我們到紫金山向總理陵寢致敬，見他安詳躺於棺內，當年在廣州大沙頭，以航空救國為號召，設立了航空學校，旅美華僑，紛紛響應回國，想他在九泉有知，當亦對我們的北飛團結，感到欣慰。後續至明孝陵、玄武湖、莫愁湖、燕子磯等處參觀，深覺我們的大好河山，實可驕傲一切，絕不能輕易地斷送和糟蹋，而要好好珍

惜、開發，並不斷發展，希望不久的將來能迎頭趕上與列強並駕齊驅。在南京住了數天，即轉往杭州寬橋中央航校，是時由香港轉來人員（因飛機座位不敷未及搭乘北上人員），亦已先我們到達。航校校長為陳慶雲，副校長為蔣堅忍，我們被編入航校高級班第五期，班主任為晏玉琮，副主任為曹文炳，在正式上課前，校方先介紹學校環境，我們在升旗臺下見到蔣委員長親筆的標語，寫著：「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要與敵人的兵艦和陣地同歸於盡。」最後到校旁的眷村，名叫醒村，所有飛行教官眷屬均住於村內，課餘之暇，可以攜眷參加校內各項娛樂活動，做到名副其實的以校作家。我們於九月一日正式開課，教官有周禧、杜久、李才等，均是飽學之士，全體學員均住於東區宿舍，每日膳食質量均佳，就是吃不慣沾糖而吃的饅頭。星期假日就到西子湖邊悠悠渡日，「西湖天下景」，我們得以盡情享受，可謂無愧此生。

### 一旦簽名會當豬仔

這裡指的地面人員，包括真正從事地面工作人員，如機械員士兵、學校科學教官、一般行政人員。此外，還有一部空中飛行人員，因飛機座位不夠，無法隨機北飛，尤以一批剛從學校畢業人員，因編配於新成立之七、八、九三個中隊，隊上飛機尚未到達，這批地面人員於七月十八日見我們飛機起飛後，直往北飛，知道事態嚴重，必然一去無歸，投効中央，尤在機場工作人員，於飛機起飛之後即慌張無主，更因附近亂民趁機衝入



機場，將宿舍、辦公室公物物品，掠奪一空，空軍地面人員只好先往廣州，再從長計議。因平日他們均穿黃色軍裝，為避人耳目，只有從速至寓所或親戚住處換上便服，然後至火車站或長堤碼頭或至天字碼頭搭廣九輪赴香港，在火車或輪船上，大家均心照不宣，彼此碰頭，亦裝作陌生人，不打招呼，深恐被人識破，會被抓回處理，說不定還有殺身之虞。但過深圳以後，因為脫離了虎口，大家都跳將起來，於是不約而同，集中一處，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，與先前的誠慎恐懼，完全不同。但他們於高熱之後，忽又冷卻下來，各人心中均掛念着到港之後又如何呢？大家討論之

後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家要團結在一起，才能發盡力量。七期同學因畢業不久，共有四十多人，易於做到，其他人縱然口裏如是說，心裏却各有立意。車、船到達九龍之後，空軍司令部派有專人接他們住於香港西環和大東二酒店，每人一房，膳食亦佳，許多人還是今生首次享受，但數日之後情況變了，住房要自己出錢，每天二元，吃飯也要自理，一時大家心生恐慌，鬧著要與交涉，七期同學推出黃飛鳳為代表，但交涉並無結果，中間曾有數位先期航空學校職員前來邀請他們午餐，並拿出簽名簿說請大家簽名後即可代為解決一切問題，但他們堅不簽名，恐簽名之後，將

# 天津大房東王占元

張士誠

民國初年，北洋軍系人物有「山東五子」之說，所指的是王占元字子春、吳佩孚字子玉、周自齊字子廩、盧永祥字子嘉、張懷芝字子志。這「山東五子」都是北洋軍系的方面將帥，其中周自齊尤曾出任財政總長，繼為內閣總理。而其中唯王占元是個不識之無的大老粗，由北洋軍中挑水夫，而馬弁，而被選送北洋武備學堂讀了業，再由偏裨將校而直升至第一混成協協統（混成旅長）、第二鎮統制（師長）。時在民國五年一月，他率部駐紮湖北，當時袁世凱正欲以他的「乾殿下」段芝貴為湖北督軍。王占元則以臥榻之側，焉容他人鼾睡，而有「新督到任，我準辭職」之語，藉此要挾袁世凱。袁世凱唯恐早年挑水夫果真鬧起事來，只好廢止，殿下的原有任命，改任王占元為彰武上將軍，督理湖北軍務。同年七月六日，再正式任命王占元為湖北督軍。二十五日，更兼署湖北省省長。他在湖北剋扣軍糧，大刮地皮，在天津一帶置下不計其數的不動產。十年八月，鄂匪驅王，湖鄂戰起，王占元兵敗如山倒。這一垮臺之後，再也無從東山再起。唯有腰懸一大串鑰匙，長年累月忙着四處收房租，直到民國十九年，方始以七十之年，病逝天津。

會把他們當作「豬仔」——即欺騙賣掉之意。

陳濟棠通電下野，國府派員來粵接收，中央空軍亦同時飛抵天河機場，局勢逐步轉於安定。廣東空軍新任隊長何涇渭、郭漢庭因隊部剛成立，人事各項亦正待穩定，乃召集來港空軍人員以七期畢業生為主幹，重返廣州天河機場，大家才安定下來，靜候下一步行動。候命期間，曾聞空軍司令部管錢人員，除拿出部份公積金作為在香港和廣州二地之招待費外，餘被席捲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在此紛紜忙亂中，也無人出來負責追查，成了一筆有頭無尾的糊塗帳。此地地面人員，後由中央空軍派人照料，再赴港轉輪北上，與北飛人員在杭州寬橋重新會合，一併在五期高級班受訓。

廣東空軍的離粵北飛，對當時全國統一，確實影響很大，歸併中央後，全國民心士氣，為之一振。以後即在中央政府領導下，不分彼此，大家為同一目標，抵禦外侮而奮鬥，抗日戰爭開始後，各人憑從軍報國之初衷，不惜任何犧牲，寫下許多壯烈而可歌可泣的功勳和故事。根據李德標和蕭強二人編著「國父與空軍」一書統計，先後殉職者（作戰陣亡與駕機失事）共八八人，擊落敵機者三三人，總計擊落日機七〇餘架。

許多空軍人員如黃泮揚、陳瑞鈿、黃新瑞、吳汝鑾、岑澤鑾、鄧從凱、馬國廉、周靈虛、黃居谷、譚卓勳、劉敬光等的壯烈事跡，因資料不全，未能一一介紹，作者認為是一最大遺憾，此後如續有所獲，當繼續為文發表，以作歷史性的紀念。